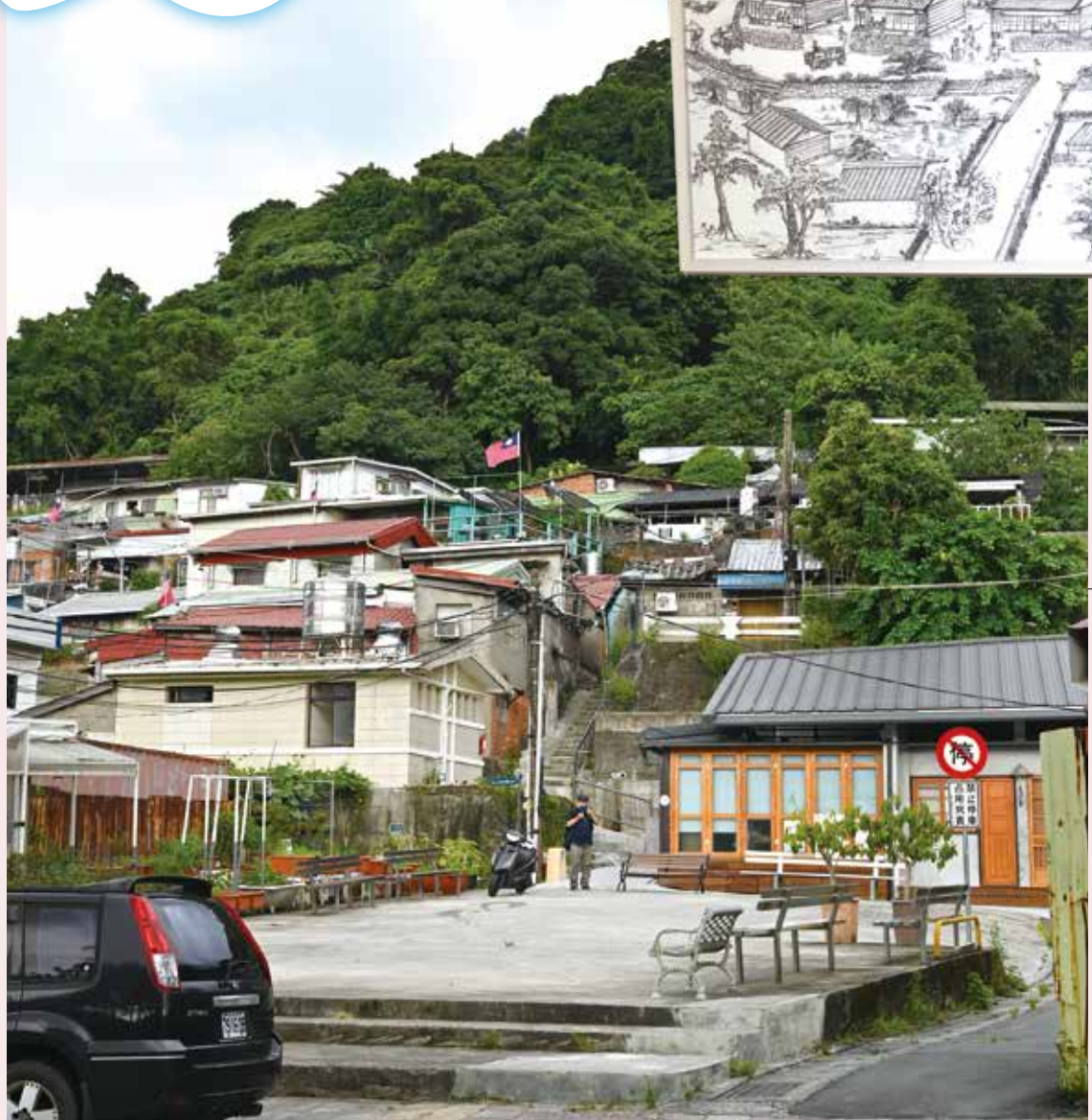




蟾蜍山聚落
被稱為臺北市唯一的活
眷村，右下方的「蟾蜍山
大客廳」，是凝聚居民感情，推
廣眷村文化的據點。（圖／林建榮）



→臺北市文化基金會眷
村部總監李曉雯期盼能
在喧囂的都市中，保留
一處「自然與和諧共
生的基地場域」。
（圖／鍾祖豪）



蟾蜍山聚落見證中美空軍協防歷史 煥民新村 煥發新活力

肩負臺海空防重任的「空軍作戰
指揮部」，隱身於臺北市公館
蟾蜍山福興營區，而一旁的「煥民新
村」，是臺北市目前保留最完整、年
代最久遠的空軍眷村，結合周邊自力
營造戶，組成蟾蜍山聚落，曾見證過
早年「美軍第十三航空隊三二七航空
師」協防臺灣的歷史，直至民國六十
年代美軍撤離，老公館一帶共經歷了
近二十年的美式文化洗禮。這段歷
史，隨著老成凋零與都市發展，已少
有人知。

回憶美軍三二七航空師

民國四十二年韓戰結束，臺海情勢
緊張，空軍將蟾蜍山「空軍防空司令
部」改為「空軍作戰司令部」（今空
軍作戰指揮部前身），民國五十五年，
「美軍第十三航空隊三二七航空師」
進駐臺北公館，與美軍「臺北通訊站」
〈TAS〉，共同協助我國空防。
「我的父親是空軍作戰司令部士

官，英文很好，被派到美軍擔任高
階軍官的翻譯兼駕駛。」蟾蜍山聚
落居民廖芝芬阿嬤今年已八十一歲
了，六歲從上海來到臺灣，民國
四十五年就搬到蟾蜍山。她回憶指
出，除了父親，鄰居長輩也有不少
人幫美軍開車或共事，可以說，他
們都見證了那段中美協防、保衛臺
灣的歷史。

民國七十年左右，廖芝芬阿嬤和先
生曾在「空作部」的營區裡開了一家
「王家麵館」，由於手藝不錯，訂的
價錢也很實惠，深受官兵歡迎。「當
時司令部的官兵人數很多，晚點名
以後就不能離開營區，麵館開到晚間
十二點，一點，官兵肚子餓了，就來
買碗麵吃。」麵館開了
八年左右，曾陪伴
無數夜間值勤的
官兵，餓飽了
他們的胃，
也溫暖了他
們的心。



廖芝芬阿嬤（右圖／林建榮）看著小時候五姊妹在
老家前的合影（上圖左／廖
芝芬），感嘆時光的流逝。



王永芝至今回憶起來，仍充滿
懷舊之情。

「煥民新村」原住戶遷出，
房舍原本要拆除，文史工作
者呼籲要保留下來，聚落裡留
下來的長輩響應，王永芝也受
到感動，參與保存運動，並成立
「學府社區發展協會」，爭取聚落
居民的權益。她認為蟾蜍山聚落既然
稱為文化景觀，總要強化人文內涵，
於是協會成立後，就決定出版《蟾蜍
山／家的味道》，將眷村的味道保留
下來，「十個家庭的故事，十樣菜，
每道菜背後，都是一個家的故事。這

長，九十六年選上學府里
里長，現在已經是第五任了，
最感欣慰的就是將「煥民新村」
剩下三十九戶列管的原眷戶，於民
國九十九年順利遷至萬隆軍宅。另外
一項任務，就是民國一〇三年，與當
地留下來的居民、文史工作者共同努
力，將遷村後的眷舍保留下來，成為
文化景觀。「從會長到里長，我完成
了好幾項不可能的任務，未來還有一
些更重要的任務，必須完成。」

「學府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王永
芝在蟾蜍山出生，父親是空作部的士
官長。「和都市地區比起來，我們眷
村裡有著特有的悠閒與人情味。小時
候，做年糕、包粽子，大家都會聚在
一起，邊聊邊動手，養成我們到
現在都還維持緊密的關係。」

王永芝（右圖／鍾祖豪）出版了《蟾
蜍山／家的味道》（左圖／林建榮），
要將眷村的味道保留下來。



也是文化
的一部分，否
則隨著長輩逐漸凋零，
很多菜的做法會失傳，很
多故事也會被遺忘。」



文史工作者從保護這兩
株老榕樹入手，延
伸出後續一連串
的眷村保存行
動。（圖／林
建榮）



張菲、費玉清的山中歲月

知名藝人張菲（張彥明）、費玉
清（張彥亭），小時候曾在蟾蜍山
居住過。費玉清和廖芝芬阿嬤家人
常常玩在一起，廖阿嬤常會留
費玉清在家裡吃飯。有時張菲
來接費玉清回家，也會一起聊
聊天，甚至唱歌，廖阿嬤當
時就看出他們很有表演天分；
後來張家搬離蟾蜍山，就較少
聯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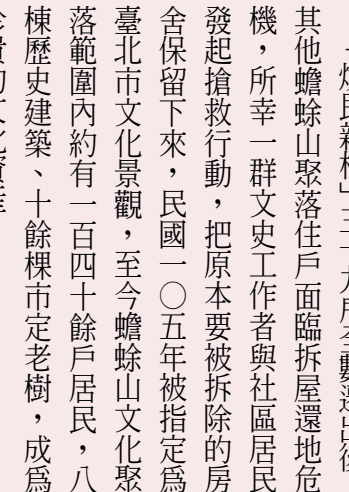
李淳琳里長也指出，張菲老家
住在蟾蜍山聚落最外圍，山坡
下就是羅斯福路。她和張菲是
銘傳國小同學，不同班，前兩
年還看到張菲回來和鄰居聊天。
當年因應在「空作部」服役軍
人及其眷屬的居住需求，軍方在蟾蜍
山山脚興建眷舍，舊名克難村，分為



圖為張菲、費玉清曾居住過的蟾蜍
山聚落老宅，鄰居對他們兄弟都還印
象深刻。（圖／鍾祖豪）

要指出，蟾蜍山聚落的生態、社造、
教育、建築均有其獨特性，從回顧眷
村時代故事、保存鄰里互助機能，到
導入自然資源，開展環境學習路徑，
將持續豐厚城南地區的文化內涵和在
地記憶，期許成為臺北眷村的最佳典
範，將山城的故事繼續流傳下去。

「活的眷村」述說山城故事
一〇八年臺北市文化局開始分期分
區進行「煥民新村」修復工程，由「臺
北市文化基金會」負責營運，二〇九年
已開放第一棟房舍「蟾蜍山大客廳」，
內有策展空間、社區教室、活動中心
等，作為推廣蟾蜍山眷村文化的創生
據點，由不同領域的老師帶領聚落長
輩體驗各種藝術文化與生態活動。
臺北市文化基金會眷村部總監李曉
雯指出，蟾蜍山聚落的生態、社造、
教育、建築均有其獨特性，從回顧眷
村時代故事、保存鄰里互助機能，到
導入自然資源，開展環境學習路徑，
將持續豐厚城南地區的文化內涵和在
地記憶，期許成為臺北眷村的最佳典
範，將山城的故事繼續流傳下去。



甲、乙、丙、丁四村，後來乙村、丙
村合併，以空軍徐煥昇上將及王衛民
中將為名，取名「煥民新村」；未分
配到房舍的軍眷則以自力營造方式，
於周圍山坡地興建家屋，加上附近
農業試驗所員工宿舍，形成「列管眷
村」、「自力營造」、「公家宿舍」
共生的特殊形態，也形塑出獨特的山
城眷村樣貌。

聚落蜿蜒的階梯，訴說著豐富歷史感
與人情味的山城故事。（圖／林建榮）

